

乡村博物馆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发现与路径探索

张佳莹¹

(1.天津美术学院, 天津 130501)

【摘要】 本文旨在探讨乡村博物馆作为承载乡土记忆与激发社区认同的文化载体, 在北方山地村落中实现功能转型的可行路径。研究以 2023 年 8 月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在河北省赞皇县牛山沟村开展的“乡村·活的博物馆”系列活动为案例, 采用文本梳理、田野观察与行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对活动的策划逻辑、空间组织与参与成效进行系统分析。实践通过“全村即展场”的理念, 将红色历史、地方景观与村民生活转译为可参与的文化实践, 有效激发了村民的文化主体性与地方认同感。乡村博物馆的建设需从“物质收藏”转向“社会—文化—生态”的综合平台, 通过资源整合、活动创新、社区互动与人才培育, 构建以村民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实现文化扎根乡土。

【关键词】 文化振兴; 乡村博物馆; 乡土文化; 社区参与; 路径探索; 河北赞皇

Value Discovery and Path Exploration of Rural Museum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Zhang Jiaying¹

(1. ZHANG Jiaying Tianjin Academy of Fine Arts,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feasible pathways for rural museums—as cultural carriers that preserve local memory and foster community identity—to achieve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northern mountainous villages. Taking the "Living Museum" series of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Rural Revitalization Workstation in Niushangou Village, Zanhuan County, Hebei Province in August 2023 as a case study, this research employs a combination of textual review, field observation, and action research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planning logic, spatial organ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effects of the activities.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the whole village as an exhibition ground," the practice translated red history, local landscapes, and villagers' daily lives into participatory cultural practices, effectively stimulating villagers' cultural subjectivity and local identity.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museums should shift from "material collection" to a comprehensive "social-cultural-ecological" platform. Through resource integration, activity innovation, community interac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a sustainable mechanism centered on villagers can be established,

作者简介: 张佳莹, 天津美术学院。

thereby truly rooting culture in the countryside.

[Keywords]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museum; local cultur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path exploration; Zanhuan, Hebei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进入了“遗产时代(the Age of Heritage)”,而保护遗产的一个重要范式被公认为博物馆。乡村博物馆的特殊性在于挖掘乡土文化,中国故事应当回归乡土中寻找。乡村博物馆作为文化载体,在保护乡土记忆、激发社区认同等方面具有独特价值。

既有研究围绕“新博物馆学”“社区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等范式,提供了以社区参与、场域延展与社会功能为核心的理论框架,提示博物馆应从封闭空间走向开放网络,从静态收藏转向动态关系。彭兆荣在《乡村博物馆:自己收藏自己的历史》中提到,博物馆形制的公共性致使当代博物馆存在着事实上的“双规并制”,建设好乡村博物馆是“守正创新”的重要历史任务^[1]。毛若寒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视野下的乡村博物馆:脉络、特征与方向》中探讨了乡村博物馆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之间的历史演进与互动模式,并基于空间社会学理论,提出实物为核的“真实性”体验构建、符号为媒的“记忆性”价值传承,互动为径的“可参与性”文化重构的基本特征^[8]。王子良在《乡村振兴视阈下农耕文化博物馆开发的PEST-SWOT分析——以河南信阳为例》中,从政府引领、产业融合、挖掘内涵、科技创新等方面提出了开发农耕文化博物馆的路径策略^[6]。

然而,在北方山地村落中,红色记忆、农业生产方式与当代文旅叙事并置共存,如何将多元叙事整合为“可参与、可学习、可持续”的乡村博物馆体系,需要来自田野一线的经验证据。2023年8月,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赴河北赞皇支队在石家庄市赞皇县牛山沟村实施“乡村·活的博物馆”系列活动,围绕乡村美化、公教支教、在地展览与“四季村晚”等单元,尝试以“全村即展场”的方式,将村落景观、集体记忆与公共事件转译为可被观看与共同生产的文化实践。牛山沟兼具红色历史资源与山地聚落地理单元的典型性,为观察乡村博物馆从“点位建构”到“网络织补”的机制提供了良好窗口。

在此语境下,本文聚焦三个问题:第一,乡村博物馆如何完成从“物质收藏”向“社会—文化—生态”综合平台的功能转型;第二,如何形成以村民为主体的参与机制与文化表达体系;第三,基于牛山沟的实践,怎样提炼出可迁移的操作路径。文章通过文本梳理、田野观察与行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活动的策划逻辑、空间组织与参与成效进行分析,并从资源整合、活动形态、社区参与、文化传承、人才培养与长期运营等维度提出路径性建议。

本文的贡献在于:以村庄尺度的实证材料弥补乡村博物馆研究在操作层的空白;将“城乡文化平等”作为方法论前提,提出从“地方志”走向“地方性”的叙事转译策略;提供可被政策与实践部门参考的模块化实施框架。

二、乡村博物馆概念及意义

乡村博物馆是以乡村整体空间为载体，以在地文化与村民生活为核心内容，强调社区参与与文化再生产的开放性文化机制。乡村博物馆立足乡土，服务乡村，对乡村进行保护、传承与发展。概念上，乡村博物馆强调开放性，不仅包括正式的建筑空间，也包含乡村景观、古迹遗址、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它延伸博物馆的教育功能，使之渗透到乡村日常生活中。

乡村博物馆发挥着以下重要意义：第一，保护乡土文化遗产。乡村博物馆可对传统民居、古迹遗址等实物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性维修，收藏并展示传世文物，通过录像、拍照等方式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防止乡土记忆流失。第二，弘扬乡土文化，增强乡村认同感。通过举办展览、开设课程、组织文化体验等活动，系统展示乡土文化内涵，增强村民的认同感与自豪感。第三，发展乡村旅游。乡村博物馆可与传统村落风貌结合，打造富有乡土特色的旅游景点，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第四，推进乡村教育。乡村博物馆可发挥教育基地作用，与高校合作开展讲座、民俗DIY课程等教育活动，培养乡村振兴人才。第五，服务扶贫开发。博物馆的建设和运营可吸纳就业，与扶贫车间、农产品销售等结合，成为增收新业态。

三、牛山沟“乡村·活的博物馆”活动策划

2023年8月5日至16日的实践活动中，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赴河北赞皇支队在牛山沟村开展了“活的博物馆”系列活动。旨在探索乡村博物馆的现实价值和实现路径，增强牛山沟村民对于本地文化的自信，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一）牛山沟村情简介

牛山沟位于赞皇县城南13公里，整村为山坡，丘陵地带。村南有山，形似卧牛，曰牛山。因村落坐落于山下，故得名牛山沟。地势南高北低，本村分南庄和北庄，一条季节性河流沿村南由南向北转西而下，汇入济河，一条主路直通京赞公路。

“红色”对于牛山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1936年，以傅贯一、董月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牛山沟重建党组织，成立了第一届中共赞皇县委，形成党组织工作开展的领导核心。而在以后的发展中，牛山沟逐渐没落。直到2021年10月，县委书记陈宏锋到牛山沟实地调研走访，抓住牛山沟为赞皇县委旧址的优势，指出了发挥自然优势和红色历史资源创建省级美丽乡村和红色教育基地的发展方向。在县委领导指示下，牛山沟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新路径。重修并开放的县委旧址博物馆，成为牛山沟村乡村博物馆发展的重要原点与基础。

（二）活动策划

乡村博物馆要想实现长久、良性的发展，需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与当地文化资源整合，形成乡村文化的聚集地。真正盘活乡村生态、经济、社会发展，还是要靠村民自身的能动性。在地方脉络的书写下，博物馆不只是一个固态的文化建筑，而是一种活的语言，寄托在牛山沟的生态里，存在于村民的活动间。展览《村庄——活的博物馆》，是一场将视角拉回到“人”本身，以村民创作的主体性为基础的展览，将固化的文化形态变成可流动的语言，从地方志到地方性，探寻村庄间流动的、鲜活的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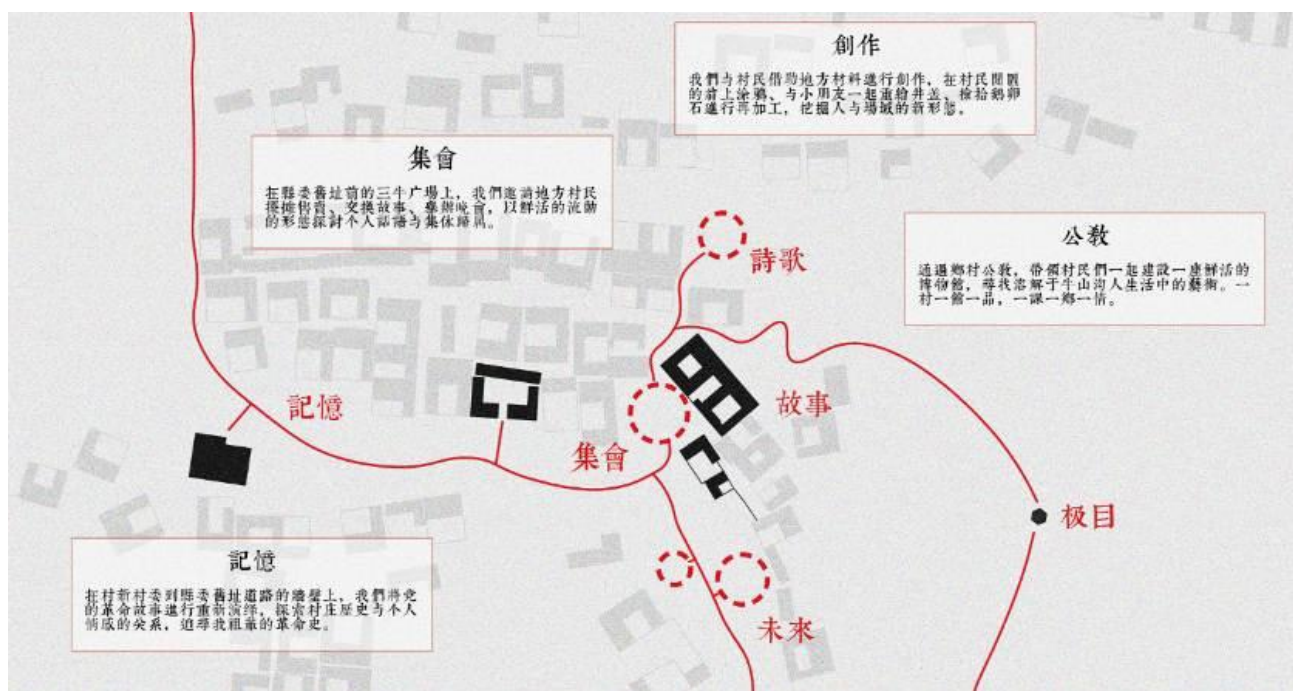
展览分为三个部分：

传说是另一种历史，是将地方社会中客观存在的、可被观察的、独立于主观外的制度、组织、习俗进行重新编写，将个人情感赋予历史以更私密化的表达。在村村庄入口的墙壁上，我们将党的革命故事进行重新演绎，探索村庄历史与个人情感的关系，追寻祖辈的革命史。

广场是村民活动的空间，也是自然与村民交互的载体，同时面对现代发展形态对地方空间的争夺和重构，在恒久的形式与易变的质料中探讨景观，唤起地方性是本章的主要议题。我们与村民借助地方材料进行创作，在村民闲置的翁上涂鸦、与小朋友一起重绘井盖，挖掘人与场域的新形态。

市集是村民之间交互的方式，通过事件化的方式对个人与集体、自我与他者进行观照与重新认识。在县委旧址前的三牛广场上，我们邀请地方村民摆摊售卖、交换故事、拍摄全家福、举办晚会，以鲜活的流动的形态探讨个人话语与集体归属。

本次展览旨在讨论历史、地方空间、个人的叙述性关系，将人与非人的共在性关系进行重新定向尝试。社会的乡土性是否发生了变化？将时间与空间进行解构，以记忆为纽带去追寻和重构村庄的面貌，探索那些不为人知的内容，重新认识这个古老又延续着的文化。回到地方社会中去，在“记忆”与“现实”之间寻找，以地方能动性为主线，发挥村民创作的主体性，寻找溶解在村民现实生活中的艺术。



布展路径示意图，张佳莹/制

展览并非局限于单一空间，而是将整个牛山沟作为“活的博物馆”。在村庄入口绘制墙绘，在道路上与村民共同创作，沿途悬挂村民全家福与摄影作品，直至三牛广场的摆摊与晚会。另外本次展览设有“你和我的博物馆”衍生公教，通过乡村公教，带领村民们一起建设一座鲜活的博物馆，寻找溶解于牛山沟人生活中的艺术。一村一馆一品，一课一乡一情。乡村振兴不仅是空间建设，也是文化实验。

四、牛山沟“乡村·活的博物馆”活动内容

（一）记忆与创作：彩色的乡村

墙绘艺术逐渐成为乡村文化传播与社区营造的重要媒介。与传统“宣传性”艺术不同，当代乡村墙绘更强调村民的参与性与互动性，使村民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不仅是观众，也是创作者，从而在公共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建立起情感共鸣与社会联结。

在牛山沟的实践中，研究团队与村委沟通后，因地制宜地开展了“画缸”与墙绘活动。墙绘主题以牛山沟红色文化为核心，将县委旧址作为主要图像意向，辅以山峦景致与欢迎标语，形成“历史记忆—地景特征—精神表达”的视觉组合，色彩上突出红色，象征红色基因与革命精神。



绘画活动，宋思诺/摄

儿童与志愿者的共同创作，使专业绘画技能与个性化表达相结合，形成了一种“集体创作”的艺术形态。这种创作方式既装点了村庄环境，也在象征层面注入了新的“美”的价值，使村民在参与过程中感受到自身对乡村文化更新的主体性。将“地方性记忆”转译为可视化公共叙事，成为乡村博物馆“记忆与创作”维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集会：乡村展览与晚会的探索

2024年8月12日晚七点半，牛山沟村的乡村展览正式启动。在前期调研中发现，牛山沟村的文化生活相对匮乏。除零散的广场舞活动外，村民几乎缺少系统性的文化参与。无论是音乐、书画还是民间艺术，均未在村庄日常中形成可见的传承与实践。节庆活动亦局限于春节，缺乏鲜明的地方文化特征。这一状况一方面揭示了乡村文化实践的式微，另一方面也昭示了其潜在的发展空间。因此，团队试图通过展览与文艺活动的组织，探索乡村文化的再生路径，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激活村民的文化主体性。



四季村晚，张佳莹/摄

以三牛广场为核心场所，与县文旅局合作搭建舞台，引入小商贩，营造“文化+经济”融合的公共空间。团队秉持“城乡文化平等”原则，着力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四季村晚”被理解为“活的博物馆”的展台，节目成为展品，表演者即为文化主体。通过地方居民与邻村群体的参与，晚会内容体现了村庄生活与地域文化的内涵，使“村晚”成为强化地方文化认同的媒介。与此同时，来自支队、选调生及外地学生的节目，则为乡村带入了跨地域的文化元素，形成“本土—外来”的互动关系，拓展了村民的文化经验边界。

此外，展览中一个关键环节是摄影作品的展示。团队为村民拍摄全家福，沿通往广场的道路悬挂，构建出一种仪式化的“进入路径”。这种布置在无形中暗示了展览与村民的直接关联，在视觉层面重申“文化属于自身”的观念，有效强化村民对地方文化的感知。



全家福摄影展，张佳莹/摄

整体而言，本次展览不仅在追溯村民对地方文化的记忆，更在主动建构新的文化记忆。通过“村晚”与摄影展的双重实践，村民被纳入到文化生产的过程中，而非仅作为被动的接受者。当文化活动在村庄中形成常态化机制，村民逐渐在日常中体验并认同这种文化归属感时，便意味着乡村文化自信的生成，也为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现实的起点。

（三）公教：你和我的博物馆

2023年8月10日，支队开展了以“乡村博物馆”为主题的创意支教，分为知识引入、乡村文脉、动手创作、意义总结四部分。“普及”“亲民”是我国博物馆的重要目标。改革开放四十年，正是博物馆走下神坛的四十年。乡村博物馆的建设更能凸显文化普及的意义——乡村博物馆是精神的归处，由老百姓运行管理并直接受益。牛山沟以董家小院县委旧址为代表的乡村文脉正在复苏，一座村庄就是一座博物馆。



公教现场，张佳莹/摄

主讲人介绍博物馆概念与实例，引出乡村博物馆的重要意义，随后鼓励小朋友们制作热缩片手工作品，积极参与乡村文化的学习与建设。小朋友们将作品带回家与家人共享，拓展了文化建设的广度。

回顾“你和我的博物馆”支教活动，我们看到了更多关于乡村博物馆的可能：它可以是牛山沟村史文化的载体，通过展览活动、艺术节晚会、特色文创等方式，展现牛山沟人的记忆与现实，把固态文化和动态形式结合起来，不但发挥博物馆基本的精神价值，同时助力“一村一馆一品”的乡村振兴事业，做到传承文脉、文旅融合，凝聚乡情民心，带动产业发展。

五、路径探索

在本次乡村博物馆尝试实践中，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赴河北赞皇支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开展画缸和画墙绘绘画活动，以彩绘的方式装点乡村，将新时代美学引入传统村庄、使村庄焕然一新、筹办四季村晚，最大程度拉近村民与本地文化之间的距离，在村民和支队成员的同台不同样的演出中体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共振、组织公教活动，在手工活动中赋予小朋友们最直观的美学感受，构成了乡村振兴中纯真童趣的鲜活色彩。这些活动的成功举行是对“乡村博物馆”概念最生动的践行，也是大学生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如何建言献策、添砖加瓦最生动的注脚，是支队成员共同努力的回报，更是乡村振兴工作在文化层面将何去何从的勇敢探索。

有了本次实践的成功经验，我们提炼出来了“乡村博物馆”此概念更为具体的实操经验，对于日后进一步深化的开展落实奠定初步框架：资源整合至关重要。在包村干部协助下，支队与地方政府取得联系，获取资源支持并精准了解发展需求。校友参与和媒体宣传提高了活动影响力。乡村振兴需要充分发挥各方力量。活动形式的选择是关键。选择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能提高参与度与责任感。支队最终确定以公教、晚会为载体，与村民紧密联系、强互动性，充分考虑村民需求和地方特色。与村民的互动是基础。通过入户调研深入了解村民生活现状与诉求，为活动策划提供宝贵参考。只有真正了解村民需求，才能取得更好效果。

基于本次实践的成果与不足，提出以下展望：第一，加强深入调研和需求分析的针对性。入户调研应更具针对性，根据家庭和个人情况进行个性化问答，为博物馆筹备提供更精准的依据。第二，拓展合作渠道，促进资源融合。未来应将当地企业、民间力量纳入考虑，充分利用融媒体宣传渠道，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第三，注重乡村文化传承和创新。在保留传统文化基础上，结合博物馆文创新理念，推动乡村文化创新发展。同时应协助地方政府筛除腐朽落后的文化内容，注意方式方法以增强村民接受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推动乡村经济振兴、文化振兴的过程中，应协助地方政府对当地固有文化展开调研，筛除与时代发展不相符的腐朽文化、落后文化，扬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由于原有文化的根深蒂固，在此过程中可能会受到村民心态上的抵制，因此在落实过程中应注意采取加强村民接受度的措施。

此外，还应加强当地人才培养和青年参与。未来可以通过开展培训、引进专业人才等方式，提升乡

村振兴的人才队伍,为乡村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还应引导当地青年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工作,考虑到乡村振兴工作中对在地性的要求较高,培育当地青年加入乡村博物馆建设能使乡村博物馆更贴近当地需求,能更好利用当地资源,因此在未来长期发展中应注重培养更多的乡村文化振兴骨干力量。

最后,注重可持续发展。未来的乡村文化振兴工作需要保持持续性和稳定性,不仅要在短期内取得成果,更要注重长远的可持续发展。要制定长远规划,持续推动乡村博物馆建设,为村庄的美好未来奠定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通过对本次乡村振兴实践的经验总结和展望,可以为未来的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指导,促进乡村博物馆事业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果。

【参考文献】

- [1]彭兆荣.乡村博物馆:自己收藏自己的历史[J].民族艺术,(03):45-53. 1003-2568.2025.03.005,2025.
- [2]张静宜,张灿强,陈洁.发挥博物馆赋能乡村振兴的积极作用——农业农村主题博物馆发展现状、问题与建议[J].古今农业,(02):129-136,2025.
- [3]吴雨晴,郑志远,何愉宁,等.数智技术赋能乡村博物馆发展:机遇、挑战与对策——以湖州市为例[J].科学咨询,(11):273-276,2025.
- [4]柳晓和,郑菁.文旅融合背景下乡村博物馆的建设发展路径研究——以丽水市莲都区为例[J].文物鉴定与鉴赏,(10):94-97. 1674-8697.2025.10.023,2025.
- [5]张佳伟.乡村博物馆给乡村带来什么[N].湖南日报,(003). 2025.003820,2025-05-18.
- [6]王子良,蓝黎明,龚凤萍,等.乡村振兴视阈下农耕文化博物馆开发的 PEST-SWOT 分析——以河南信阳为例[J].农业展望,21(02):113-121,2025.
- [7]周嘉璇.参与式艺术驱动乡村文旅公共空间生产的价值转化机制[J].明日风尚,(09):185-187,2025.
- [8]毛若寒.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视野下的乡村博物馆:脉络、特征与方向[J].中国博物馆,(01):87-94,2025.